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

選授

門人張錫琨

校讀

記 古蹟類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卽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

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翫梅梁摩挲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臯夔稷禹之爲臣又爲之撫然自失也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游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顧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爲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先夫子曰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吏部郎中少谷

之文規模逼窄而嫣然有秀色

張錫珉記少谷私治乙丑進士正德

初授戶部主事時柄屬逆瑾公勿枉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堂于金鼇峯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

味芹堂

交與鮮絕巖居六載後改遷禮部員外郎值武宗南狩與諸曹郎中黃鞏等伏闕疏斥嬖臣江彬輩濁亂天下武宗怒杖之闕下比告歸過浙畢游越中山山水至逾八月旋聞居湖上多病病少閒必往佳山水游賞竟日嘉靖改元起遷吏部郎中生平輕財好施仁于骨肉若有餘貲者及病卒發篋窶窶鄉人始駭少谷之貧賢少谷之能其官

登牛山記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筦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

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于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繇斧斤牛羊而致。

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繇楛亡而致。于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楛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固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先夫子曰。喬字字希。大樂平人。吏部尚書白岩與空同切。摩爲古文詞。

私記白岩成化甲辰進士。受經于李長沙楊石淙之門。與

陽明友善。武宗南幸之日。叅贊留都有社稷功。謚莊簡。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

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于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于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于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全具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先夫子曰。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其文俱有至情。敘次句無不精。到夫震川之文。淡或落于時文。文長之淡淡而愈濃。嘉靖間大作手。又曰。天池文有法度。得史漢之體裁。但未底于美大耳。崛強自負。不屑入弇洲太函之牢籠。而當世隨聲附和之徒。

亦無有能道之者水落石出究竟天池之光芒不可掩嗟乎藝苑之中亦有媚嫉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

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石鍾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鍾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鍾形而上鍾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于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缺者藕

折環者決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
奇者矣夫音固由窾以出苟實其中亦復暗然故鍾
之制。扇則震。弁則鬱。是石鍾者中虛外窾爲之也。虛
者大窾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罍卣
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罍卣之聲。此中外小
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日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
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
入江處。衆流逆駛。湍迴洑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
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以俟好古者。

未入于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困。畧不相肖。然則
風靡波蕩。其亦有助于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間，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斲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母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

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問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

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子然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竒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

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卽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卽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卽也。近予以審錄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旣非舊竹，亦何嘗一榦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無乃六逸之力邪？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太白爲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

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于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有道院。道士陳玄纁居之。有溪爲池。有竹爲林。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若高秋。士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爲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予之漫浪迷于山水者。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署隣。署每餞客必就之。客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予竹溪之間。陳道士以素卷請予爲竹溪記。二君從臾焉。予雖諾之。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湖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我何如。射溝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聞。徠峰下。顧爲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予文爲哉。

先夫子曰。方豪字思道。開化人。湖廣副使。棠陵之文。蒼老奇崛。似不苟作。在山谷伯仲之間。

私記思道正德

咏芹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戊辰進士爲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
杖幾死探奇歷勝與鄭善夫同好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
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門下稍答問一
二語幸而廁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
成事者在鄉里中異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
送葬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
墓翁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嵌之題曰後宋
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
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異卿憶舊游失

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于火大颺撓棟不宜失碑蓋
什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
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夫微矣
或曰祠實什于颺守塚者負石刻藏之也墓去郭近
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不必知卽知
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
與語此少通達別異于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圈緇之
土木爲先生俎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
自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
甚而士大夫嫁惡于豪民使夫銅臭腐齒侵陵古獻
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狐死之悲
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
人之遺種跳梁于一方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
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
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
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觀劉氏塚記

黎遂球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于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由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銀先墓爲擘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賦，弔之。既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淤坭之所滙，蛙蠹蛇蚓之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臥，立于艸潦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

南漢劉劭
後更名襲年
孫伯曰乾言微
政曰乾子啟大
有諡曰高祖天
皇大帝新舊

五代史
通鑑
其詳如左
十國記
得云

應勅撰并書其所為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寅
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為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
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
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
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
有此名于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即家焉
者均無能攷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史不載
也問其主之徽謚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見女子
以花飾首變其芳氣馥膩則知為其美人素馨塚上

所生而其所稱為陵者其上不過產蔗芋之類為不
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使非發而爭
斂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斂而得之者多不識字
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為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感
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
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士之好
學而道古者未或為其用死而無有為之哀也因無
有為之稱述無有為之以禮輔其嗣子斯亦何所利
而自稱帝為雄哉于時日正午松為蓋風起浪立樹

木之層倚于衆山者，遙相發聲如號。予與兩弟步而踞嵯之巔，把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邨盧家，意卽所謂應勅者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恒橫流，操舟渡而畊牧，且溺糞于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旣觀之，聊記焉。

先夫子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職方主事，蓮鬚閣

具文秀美，居然小品名家。

私記江陰鄭超宗家開黃牡丹大集四方名士

爲詩錢牧齋爲主司出榜以美周爲牡丹詩狀元

文授讀卷二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校讀

記六 游覽紀行類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旣霽，灑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

謁魏公祠、憇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狙杙以上、山多
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
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
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
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于龍門、
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
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
石覆之如屋、旣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
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

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跳者、怡然若有樂者、
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
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
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
坦石爲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
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
知山之不負于茲遊也、旣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
蔽、愈索愈迷、遂困于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
忽來、洞谷唅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

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
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懼怯。頽敗不能得茲山
之絕勝也。于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于衆曰：
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不能
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
上者之力，得安于田地，撫佳節之來臨，登山以眺
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
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
諾。遂書以爲記。

先夫子曰：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與修元史，授翰林
院編修。告歸爲魏觀府治。上梁文，坐斬。明初詩家
稱高、楊、張、徐，而季迪之文清新奮發，世無知之者。
將無詩掩其文乎？
私記高楊張徐季迪楊按察孟
載基張司成來儀羽徐布政幼

文賁

季迪在史館時，太祖嘗引拜爲戶部侍郎，因辭未幾，遂告歸。心書多
偏高侍郎，實未嘗受命也。故梁洲不廢之。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濶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

囊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

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蹠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蹠蹻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

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于此。旣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末暇也。

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邪。旣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遊浯溪記

桑悅

予至衡山，卽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峰，上下熊羆領，以發千古之奇。旣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侯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澗，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插淵，高六十餘丈，嶒嶸可愛。次山定居之趾，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澗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于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

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晤臺凌絕頂觀窳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卽次山故宅予遊覽旣倦坐僧寺中堂諸士予設殺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卽專其

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抗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于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于以萬世爲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于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由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修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

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鼐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珊朝貴程翰廷翰王溥汝霖蔣曄啟賜李玠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昂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爲不負也。盍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

八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從與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游者及青柯平仰瞻多自阻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翼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

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鬚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于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騰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攬其槩。于時宿雲在巔，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塞，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往往可得。風觸壁一鳴，窶窶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

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趣急登，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枳棘，且藟蒼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藝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鬣髮，跣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累息不能制，必俟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然沈生知予間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卽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哢中出，輟策聽之。謦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
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
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
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
僅以爲橋越險而擷之蜚口略不可食棄去崑崙西
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
輩絃琴于茲以寫幽抱旣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
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
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

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峰峰
直立鐵鎖下垂望峰端漫不辨何似但峰腰雜樹倒
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鎖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
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鎖以托足者僕曰上有道
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峰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
鑊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妹金仙公
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
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
連山不知止于何所土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

明文抄錄 卷二十九
余雖搖中而怙茶弗敢進，坐峰根娑羅樹下，瞻帳者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窾隆，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腳，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答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

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叅錯不遠，躡過，旣過，回視其還潛行漾砒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旣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

入山來，悉崎嶇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于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餌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鑱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颺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

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一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巔立，有短檝閣，崖罅爲級如梯，鑱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之義，蓋聞之。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山中道士云：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寘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

歸如岵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崖腹綴小木如豹，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鑱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赳赳握鑱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遺書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

蒼龍嶺之迅風也，旣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于所做，而神于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鑱當背上，並鑱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托足者，二僕先，句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

明文校讀 卷二十六
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杳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曷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于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

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于石鑱，從橫罕無鑱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辯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爾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在。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笑語未竟，而曼聲連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

以一身而處于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
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
不得手見道而得于寡欲也。窓在西壁，句隙有光開
窗，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
松頂麻萃斜距窗二丈許，峰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
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
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窗，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
以斷甕，弗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
良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

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
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
如粗澁，岡下群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
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
壁爍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辯。
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鑄巨靈
足三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
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
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

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截焉獨出、姪視三峰、
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
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其且

上南峰記

王履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
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
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為攷、食已、織雲不痕、旭
日初吐、露未晞、具行滕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
裁入、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僊
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
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
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于擁腫也、寒不生陵茗、

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于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瀟所爲，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闇稍分，上滴瀝如

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辯。余毘亦弗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曰：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榘，又度架枝代榘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臥壑上，闕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爲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

石版布道，關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懣，瘖瘁不可當。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而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鑿壁成塢，以壘石置闌而之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于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下達，西轉則

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日：穴之下則鑿雙垂，鑿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繩鑿下至石杙，少息，復繩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鑿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鑿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于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于塊石。

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倪首形，遙覆室上。上鐫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爲，然上不可下，下不可上，其履虛而作之耶？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旣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于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于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綠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輿，下視類井底，黝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

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巔群松如沃，峰背類覆盂，瓮鼓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劫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類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

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欻突然北涌似顛崖狀，
既而復還，漸慢于松嶺，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
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
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
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
翰具美，有道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
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
壁，不鳴，青灰色，頗類春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
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于我，食已卽去，或冥
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
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
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王履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
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
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
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
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予再拜、
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嚼、吾安敢不
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爲贈、
蓋卷柏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柏名、不過石上小草

耳、卷柏亦以萬歲見稱于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清悄幽闐、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闖于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蘇于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爽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

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苦茗于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拈實以亂擲也、于是俾沈生囊頓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煬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溜所等、舉不敵、乃知居者固盛于昔、今惟一入者、荒涼無養、故爾禽聲不上青柯平、雖因于高寒、而亦因于無養也、聞是峰可翫日于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于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王履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饑、遂
團坐松陰中、食所攜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于石代
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
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旣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
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
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
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
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

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爲對、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扣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于林中、松葉皆涕鳴、度壑而去、相與立隙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窅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出、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有五石曰、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僮撤所障亂篋、啟棺蓋窺之、臥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撻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地、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

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喙、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瞰卽魄褫、努處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句出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遏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于傳聞、使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

近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于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

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于巨靈之擘、而不之突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畚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褻、不三歎、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于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颯颯颺然、自歷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清固不勝、寂亦

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孔隙皆唱喁、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攜三日糧、遂懼、數視聽、竟不得翕目、殆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誦徐凝惡詩、一噓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北、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于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鎖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

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于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于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午飯已、熱如炙、假蘧條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邈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邁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先夫子曰王履字安道崑山人所著華山遊記與李五峰之記雁山山川文章兩相映發所僅見耳嘗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以景公事應公語使柳子厚者三記不為三四物也也遊華山者取以作山歌張存之耳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表而宵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撫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矐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
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
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于物而備享之以
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于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
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
久、有喜功名之甚、冀于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
右江、履齒峯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
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
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酣乎參佚之驕、羨倦乎勳伐之勞動、思取樂于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與之樂、而不可得、豈
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于濡戀矜顧、而然
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
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于其間、好事
者往往撰薇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
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
愜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
之嶺、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

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于此。彼富貴功名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干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于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歟？旣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堦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鼓之車，而後有連帷之帷，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翠嶺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收適，此何異乎飫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醕酎醴者，暘清泠之漿，其舍醇釀而卽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迫切于喧湫，吝雜之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

明文抄讀 卷二十九
時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遇于已哉、
嘗試登高丘、泛長川、見夫樵夫牧豎、吾師估人、爭道
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
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
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卽者矣、物之美
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室家之爲
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觀之、
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慎處、世之偶得放于
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磬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

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
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
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
豁于久煩之餘、氣舒于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
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
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
以徇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
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
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

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演洋滄。瀟山起于兩溪。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慎中也。

托盜冗長覺之詞、非大者、當不可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嶽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

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
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
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而矜而口咤似未嘗以造極
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
省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嶂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
錯天際一躡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
鬣蹙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
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
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編

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嶮耳若
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嶮之不至
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
越絕崖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衍余意
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
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嶮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
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
有于我哉下春乃躋南峰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
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

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蘓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邑郵、袁宏道記。

遊皖山記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爲南嶽、其麓有漢祀壇、嘉靖戊戌夏、巨廬山前與陳內翰後岡別渡江漫遊、遙見三峯插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日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

鐘鞳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
 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
 訶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題石牛之
 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
 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遠遂升高履危仰望三
 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
 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
 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
 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之雷寇隨至故其頂莫得而
 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蓋赴成都守取
 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
 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
 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
 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
 神亦護之彼漢禪壇遺鞠為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
 雜遝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
 在哉。

游鬼巖記

何南金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莆徼地，非懸車百里不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桂苑，則柯生爾珍先宿遲予，促登巖。巖距苑椒，洞出巖底，洞空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鎮，故不可入。出苑右折里許，水石清駛，莆山率以泉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仞強者。茲山香爐了髻諸峯，稍成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巖空百丈，蒼碧楚巖，望而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壑，蟻旋百

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賦。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特異他巖。堂皇竦傑。潤視孤倚。如帝座布展。而空其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植掌。而細其指也。如金鳩張翅。而坦其腹也。巖已絕奇。而飛泉一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凹入。棲張君像一龕。巖突為部。泉落則噴者擊瓦為珠。細者潤簷為瀟。張君前一石井。漚適承之。巖宇虛間。瀟入井。淙鏗皆作鼓鏡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布席。低首俯矚來處。則一穴陰風。一甌白霧。蓬蓬浮

浮撲面起。惟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戲舞於洪濤。簸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瀨氣。十步九折。而上覲太清。復為九闢當關。虎豹猛蹲。恐喝而怵禁之。至此則鈞天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閩土不雪。獨此地高寒。問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靄滃翳。出沒變幻。踵底頂端。儻芒乎其非我。有巖。卽無鬼。而谿呀豁閉。窒寥峭嶒。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候也。吾生之得于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于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為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日奉。又

復幾何。蟻穴之漏大陽乎。芒鉞之占太虛乎。此雖雲
鳥過眼。肄苗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况走一官于
數千里外。決其南畝。北窗之見。而薦以譎詭。魁竒洞
駭之觀。猶然覩面而自失之悲乎。一沙之富。不受而
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從草澤而躋峨嵋之
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鄖署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
高。屐折矣。士固有志。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
竿更酌。揖張君而退。

林屋洞記

蔡羽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蓋屋焦公備孝豐之齋事。寧
且聞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
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亦霽。有小
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丙門。
出於陽谷之上。跌於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
曰。前有曲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巖畔。自亭逮
丙門。暘谷逮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巖焉。獸
蹲淵淵焉。龍伏泉。虩虩行樹根。攬朽翳去。豐草然後

得一伸足、靈佑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淵、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佑道士習於乘橈、橈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風颯然、豎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澗、滴、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屑石鍾、仰舐乳穴、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能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日已暝、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銷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游而顯者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苕溪、其弗能與苕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

縹峯其弗能與縹緲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鬪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壚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效竊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霽鍾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旣異而處甚僻信乎游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僬僬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神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游石蛇山記

蔡羽

龜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嵌者空竅、澗者廉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龍蛇頭皆負林麓、走飲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巔、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劃劃

下若有門關而無人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人烟，鳥獸窟窟以竄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惟慮厥坎，惟飲厥寢，惟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潭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皆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臥涯澣，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返，天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龜鼉龍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烟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鼉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先夫子曰：蔡羽字九遠，蘓之洞庭山人，翰林院孔目，洞庭諸記漸已逼柳，他文讀之有楓落吳江冷之歎。又評南館集曰：文雖古拙，而故爲斷續無紆。

網之致

私記九遠自稱林屋山人又號左虛子與文衡山齊名

濟上看月記

張大復

已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
端、萬里空碧、予與遂之徒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
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
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
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
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
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
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遂之故不善談、爾時日

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遂之此景不應虛擲予
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
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
簷聲潺潺擁衾愁臥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
客也往覘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
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爲一聚持幡
捧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
郎啞女孿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
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聞麥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清閒嘗令遂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石阡途記

萬士和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深林奧苗盜出没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卽其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較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于雲氣中抵暮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頓于山谷谿礪者不知其數其有名于路瀨南者爲

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者則涉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根坡爲馬駟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旣冒雨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巖路徑可三四尺一線外卽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闕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脫焉其石之峭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杖杪森列者履乎其上如虎豹露齒作嚙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落峻坂旣下暫卽安舒如底平鐵廠左右可桑可田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拔幽絕水自包溪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溪處又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

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觀之而不窮，龐公住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者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變，吾旣得觀於反掌之間，倏而怒，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蘓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存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先夫子曰：萬士和號履菴，歷官南禮部尚書，其文長江大河，蓋學於荆川而上溯陽明，故筆氣似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明文授讀卷二十九終



